

諸士
家記

書局
行

諸大名評註柳州全集卷二

書

與蕭翰林佖書

一段贊思
諫
以下自述
被謗獲罪
不敢置辨

言言本色
入朝見嫉
賢者固所
不免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移。竄竄嗷嗷。漸成

善處疑謗
不過如此

亦達生之
言

一段言久
居異方不

復置辯
摹寫凄其

不堪入耳

異鄉之情
摹寫殆盡

蕭瑟悲涼

中強自排

遣情景悵

然

一段讀易

自悟不復

置辯

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
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
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為常
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噪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
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
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
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
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

一、妾命
不辨
自使怨尤
俱汎
以下言思
謙見用必
能相救
言甚切

自悲自喜
異致橫生
亦是真話
津津道之
知其命志
不小

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七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八鄧為耕。朝夕諠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九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評茅鹿門曰。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評孫執升曰。篇中俱述被謗獲罪之故。妙在寫出一片憂讒畏譏。無由自明光景。第一段述獲罪之由。內有二意。一緣驟得美官。為眾所忌。一

緣與罪人交久。跡涉嫌疑。無由置辨。第二段。述久居遠方。習與性安。自可不復置辨。第三段。讀易自悟。不必置辨。第四段。委之命數。不必置辨。有此四段。便將憂讒畏譏心事。曲曲寫出。末幅。望思謙援已。亦寫得可悲可憫。

註一祁縣今湖南祁陽縣二永州今湖南零陵縣三蹇然任難鉅之貌。即書王臣蹇蹇之意也四當官管子

德不當其位。功不當其祿。能不當其官。五詭觚音蠶。兀不安貌六的然明瞭之貌七媚嫉忌惡也。大學

八附會謂使學之不相聯屬者。相會為一也。後專用為牽強湊合之意九囂囂衆聲嘈十眊音冒。目不

明也。十一重脰足重也。南方卑濕。易致重脰之疾十二鳩舌鳩音決。鳥名。即伯勞。孟子南十三

譟音涿。衆口貌十四噍噍喧聲也十五州閭猶言鄉里也。禮為人子者。三賜

也。十六市井謂市也。管子注。立市必四。七枅音孽。伐八鄺同廛。一廛。一敵

所居。九木鐸大鈴也。金口木舌。武事振金。十法宮路寢正殿也

與楊京兆憑書

述來書三
意

總上意發
明之

以下答推
延賢雋之

道

三句綱

以下提言

字應上三

句極錯綜

之妙

分疏一層

分疏二層

分疏三層

分疏四層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
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
族。復田畝為念。憂悶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
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閭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
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
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
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
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
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
鳴大叱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
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

以下答論
文章
提出本末
二字

庸俗安能
知文

再挽末字
自述為文

自任知文

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十四}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十五}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當求其本

庸俗之見
如此
一宕

當求其本

名言
窮愁之况
多如此

可勝浩歎

其齒^{十六}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
幾鏗鏘^{十七}陶冶^{十八}。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
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
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
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
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
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
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
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
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十九}然騷擾內生。
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
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

造物忌之

說得可憐

以下答憂
已困悴

自叙家世
伏後段意

無聊中發
出妙論

悲傷憔悴
之音歸於

說得痛心

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
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悵鬱結。
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
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馬以叙憂慄
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于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
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
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
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
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
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
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
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

正大無乞
憐卑污之
態文亦自
太史公來
出冀望之
意

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評茅鹿門曰。嗚咽涕洟。

評孫執升曰。一篇大文。只從來書三意。段段答之。第一段說推延賢雋之道。不可憚煩。第二段答論文章。貴於學古明理。第三段答憂已剝喪頓悴。無以守宗祀。復田畝。今已知止。然三段中又各自有條目。詳見細評。

註一役人

僕役也。

二失之子羽

子羽貌寢而賢。孔子嘗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三馮衍

後漢人。字敬通。有奇

才。初附王莽。後歸漢光武。帝怨衍不時至。黜之。

四尹緯

後秦天水人。字景亮。少有大志。初為太守。後歸姚萇。萇為佐命元功。趙

括兩句

秦趙構兵。趙括為將。其母上書言括不可用。王勿聽。括母請毋隨坐。王許諾。括既代廉頗為將。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

縱奇兵大破之。射殺括。趙卒被阮者四十五萬。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

六馬謖兩句

謖事先主。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器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麓嶺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

重之。後亮出軍向祁山。拔譙統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軍還。謾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
⑧三公。西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折警夜者。⑩絛冕。絛。系也。絲繩之繫印環者。冕。冠也。
皆卑秩也。⑪老生。年老者之禮冠也。
屈馬。戰國楚屈原。漢司馬遷也。
⑫齒少。猶言年少也。
⑬鏗鏘。金石聲也。此喻。
⑭甲乙科。唐初明經有甲乙二科。見通。
⑮陶冶。陶製瓦器者。冶。鑄金者。亦借為化育裁成。
⑯訓詁。猶言注解。爾雅有釋詁釋訓兩篇。故謂此類之書曰訓詁書。
⑰風雅。詩有國風大小雅。故謂為文章之事曰風雅。
⑱九霄。謂天空極高之處。九者。數之極。猶之九天也。
⑲眊眊。音冒。昏不明也。
⑳永州。即今湖南零陵縣。子厚坐貶於此。
㉑硤硤。傳勤勉不止貌。漢書王褒傳勞筋苦骨。終日硤硤。
㉒其惘惘。舒也。
㉓座右。座位之右也。

一段述來

書

以下言土

產無不良

句文勢緊

湊

一一解辨

絕類博物

志

所產異則

其性亦異

辨入毫芒

誠愛之至

形于詞氣

以下博引

以明之文

全學李斯

書

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也。又况鍾乳真產於石。石之精麓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烟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

一段引物

總末一筆
一段引人

出將

出相
上段取諸
物下段取
諸人貼合
一段引經
作觀

結到自己
今日論辨
收結真態

皆可以梁百丈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攣^七蹠。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
 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十二}
 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人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
 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太醫。西子之里。惡而
 賔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沓貪而忍。皆可以鑿凶門。制閭
 外。山東之稚駉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
 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
 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岑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
 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
 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
 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

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評林次崖曰。折倒饒州。更無得說。氣健而語工。讀之痛快。

評孫執升曰。前幅只就石鍾乳論其良楮。後幅忽發奇文。寫出在物在

人二段。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其格律則仿先秦李斯。其富麗則貨殖傳

之奇博。

註一石鍾乳。鍾。同鐘。泉水含炭酸。石灰。由巖隙下滴。其石灰質。二麓獮

麓。同粗。謂粗。三類。同。四幽關。黃庭經注。兩腎。五液瞞。木枯之貌。瞞。六拘

攣。拳曲之病也。七踠跌。踠。音宛。屈足也。八塊璞。土結成也。九大社。古者以五色土

十荊茅句。書。巴。匪。菁。茅。按。謂。菁。茅。九。節。取。以。縮。酒。祭。神。示。珍。貴。高。潔。二

九江句。書。九。江。納。錫。大。龜。亦。言。珍。物。三泗濱句。書。泗。濱。浮。磬。也。三魯之晨

飲三句。魯之敗。羊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為政。沈猶

事正道。西廬之沽名三句。史記正義。扁鵲家于廬國。因命之曰廬醫。此言廬國之人欲沽名者。皆可為扁鵲。

來遲紆徐

先叙眾人欲止睦州

氣術

略一點逗

再叙吳子

欲止睦州

氣術

至此方言

自己欲止

睦州氣術

點合自見

生色

西子三句

莊子西子病心而曠其里按西子居若耶溪邊

去山西七句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此文即本此語意而反詰之山門北門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

始興

地名即今廣東曲江縣

大廣連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

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

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

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

士皆死狀出千餘年頗其快辨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

睨和糗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

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

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

以下言睦
州乃無師
之學

提擬有力
此方指破
主意
學琴是一
喻

學書是一
論
關應省筆
法
頓醒悠然
可味

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恆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善言哉。今愚甚⁺。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九。繞繞^十。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自大都邑。操於眾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